

抗美援朝

揭秘

第一狙击手

尤秀斌 郭少华◎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尤秀斌

祁少华〇著

第一狙击手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狙击手 / 尤秀斌, 祁少华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 - 7 - 202 - 05533 - 5

I. ①第… II. ①尤… ②祁…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4909 号

书 名 第一狙击手

著 者 尤秀斌 祁少华

责任编辑 李春鹏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04 000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05533 - 5/I·816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编委会

主任：王聚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教授、中国西柏坡精神研究会筹委会执行会长）

副主任：王海明、石尚春、王欣、武超群、
卢拥军、张向丽、兰培胜、赵宝娣、
安振国、李月红

委员：尤子健、卢建华、牛琳、全世杰、
丁万明、姜连起、史利娟、王鲁东、
王翠平、谭华、宋文华、程福俊

前　　言

六十年前的一个夜晚，一颗子弹划过朝鲜半岛一个小城的上空，朝鲜爆发内战。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干涉，并将战火烧到了中国鸭绿江边。由此，点燃了三年朝鲜战争的血火。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应朝鲜金日成的请求，为保家卫国、救援朝鲜，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38军、39军、40军、42军、50军、66军，六个军外加三个炮兵师及高炮第1团，工兵第4、6团，前线后勤两个分部约20万人，奉命悄然出兵朝鲜，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生激战。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后与“联合国军”进行了首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两水洞、丰下洞地区与由温井向北镇进犯的李承晚军步兵第6师第2团前卫加强第3营进行了一次遭遇战。此战经约一小时的战斗，全歼南朝鲜一个营及一个炮兵中队，共毙伤俘敌470多人、俘美军顾问1人、缴获各种枪支16支、火炮12门、汽车38辆、战马3匹、报话机2部。

战后毛泽东主席致电：“庆祝你们初战胜利。”此战役之后，我第118师、120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并于26日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951年，党中央决定将两水洞战斗的1950年10月25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在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国毙伤俘敌军109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12224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辆，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击



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

击毁击伤敌坦克 2006 辆、汽车 3165 辆、装甲车 44 辆、飞机 10629 架、各种炮 583 门；缴获敌坦克 245 辆、汽车 5256 辆、装甲车 51 辆、飞机 11 架、各种炮 4037 门、各种枪 7.3 万支（挺）。

中国志愿军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78 万人中共有 39 万余人伤亡。其中，阵亡 11.4 万人，医院救治战斗和非战斗负伤员 38.3 万人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加上朝鲜人民军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朝军队共付出 62.8 万人的兵员损失代价。

在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耗各种物资 560 万吨，其中弹药一项即达 25 万吨，开支战费 62 亿元人民币。中国军队战损坦克 9 辆、飞机 231 架、各种炮 4371 门、各种枪 87559 支（挺）。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昂贵的支出。

毁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 7695 门，击毁和缴获敌军各种作战物资无数。

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毙伤敌 67.2 万人，俘敌 4.6 万人，劝降 435 人，共计 71.8 万人，其中美军 29 万人；



回忆 60 年前那场战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当中，有军职干部 3 名，师职干部 10 余名，团职干部 200 多名。志愿军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家喻户晓的有：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毛岸英、王海……

其中，有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被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狙击手，他就是著名的狙击英雄——张桃方。由于当年宣传的需要，他一直被隐没了，他的英雄事迹并不被许多人所知道。

狙击英雄张桃方，原是江苏省兴化县农村的一位放牛娃，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张桃方应征入伍。

他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4 军 214 团 8 连的战士，在抗美援朝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两军对峙，成千上万的士兵互相厮杀、尸横遍野，传奇性的志愿军狙击手张桃方凭借他神准的枪法，歼灭无数敌军。他一枪毙敌的绝招，一时间“张氏神枪，弹无虚发”的神话传遍整个战场，成为了战区的神话人物。

一名朝鲜人民军政治部女军官崔英爱把张桃方塑造成一名狙击英雄，以求鼓舞士气。然而，张桃方的出现，让这个飒爽女兵崔英爱喜欢上了，这让班长大为“妒忌”……

张桃方的响亮名字甚至传到敌军阵营，美军更把张桃方视为“眼中钉”——非去不可。于是美军派出最顶尖的神枪手，来自西点军校的上校马克和他一决高下，由此，双方狙击手在



张桃方苦练射击

上甘岭前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在之后的几天，志愿军的战士连连被人枪杀，对方同样只使用一发子弹。真正的对手来了！一时间张桃方陷入了“被强敌狙击”的困境。高手过招，最忌心浮气躁，对于狙击手来说，错误永远是致命的，哪怕是最小的。

“整个早上都在等……太阳转过去了，对面的掩体后隐约有闪光，难道狙击手就在后面，难道是伪装……子弹穿透了钢盔……有人在惨叫……是圈套！枪响了……”在经历了无数次的险情之后，他最后还是战胜了敌人，张桃方笑到了最后。



战场狙击

张桃方在整个上甘岭狙击战中，他的枪法百发百中，令敌人闻风丧胆。在32天的战斗里，用442发子弹，歼敌214名，创造了朝鲜前线我军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神话。

抗美援朝胜利后，他又成为我军第一代歼击机飞行员，曾任防空兵某部营长、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员、山东空军基地警卫连指导员、济空地空导弹第九团司令部参谋长、地空导弹团长等。

很久以来就想写一部关于狙击英雄张桃方的书，写那些过去一直默默无闻的普通狙击手，他们在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甚至流了自己的鲜血，为保家卫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并没有留下响亮的名字。

我一直在为此准备、为之思考，但迟迟没有动笔，因为担心自己写不好那些惨烈而庄严的狙击手身影，表现不出战场上



那种致命对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 60 周年，我觉得我应该动笔了。就在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开始了创作。我感到准备的还不够充分，构思也没有完全成熟。但有一种无法遏制的东西在我的胸中涌动，我有必要把狙击英雄张桃方写出来，告诉所有的国人。它逼迫我走向电脑，投入这场有进无退的战斗。

作为献给抗美援朝 60 周年的作品，《第一狙击手》是一部以历史事实为题材的纪实文学，是根据我们在央视拍摄纪录片《狙击英雄》时，采访到张桃方的真实故事编写的，是一部纪实文学。张桃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缴获美军狙击手的步枪至今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展出。

编写《第一狙击手》的作者少华，是中央电视台一位著名的年轻导演，他执导的多部影片曾获奖。他手法大胆、唯美，赋予作品相当的艺术性，可以称得上是惊世之作。

本书通过狙击战再现出气势恢弘的战争场面，以及志愿军为保卫上甘岭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历史氛围，而且对美军在战争中狂轰滥炸的历史场面进行了真实的刻画，极具震撼力。

本书除了有战争特有的场景，另一方面更注重寂静中的枪声。美军与张桃方对决是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在一片狼藉寂静的战场上两人躲在暗处寻找对方，不能发任何响声，因为任何的声音都会取对方的性命，书稿到了这个时候真正达到了“无声胜有声”。在燃遍战火的山岭中，张桃方和美军上校展开一场生死追逐之战，他们是在为勇气、荣誉和各自的国家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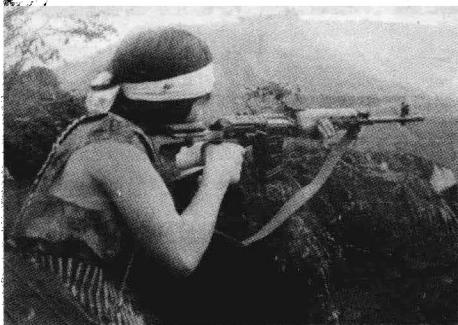
这部书稿已有史学家评论，基本忠于史实，相信传奇的故事背景，曲折紧张的情节，融合唯美的情爱描写，一定会给读者以视觉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

为了那些无名而炽热的鲜血，为了那些不应忘却的纪念。我写下以下文字，来告诉读者真正狙击手的传奇故事。

写在前面

——寻找真正的狙击手

狙击手，这个独特的名字所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冷酷而又浪漫的联想。对手们把他称作战场的幽灵，无声无息地杀人于无形，没有人敢否认他的存在，却找不到他藏身何处，防不胜防，避无可避。狙击手的特定称谓，总是暗含着黑暗中隐隐的杀机。



首尾本末阳主心向同文系首西缺叶
狙击手

然而，我们今天故事中的狙击手，也许没有你想象中那样神秘莫测，他是一个刚刚踏入战场的新兵，他未曾接受过正规的战术训练，他经历了所有战争中一样的生死搏杀。

他是中国军史上极为光彩的一笔，让无数后辈子孙奉为永远的狙击之王。六十年前，在朝鲜半岛上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中，他凭借一只苏制步骑枪，在不装备任何光学瞄准设备的情况下，单兵作战 32 天，击发 442 次，毙敌 214 名，创下了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冷枪射杀的最高纪录。这个数字即使放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而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身经百战，与杀手对决，屡次遇险，他却毫发无伤，全身而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战争中的神话。



狙击手

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就是中国军史上赫赫有名的第一狙击手、志愿军狙击英雄——张桃方。

与张桃方的结识属于偶然。在无数军迷心里，

张桃方是大名鼎鼎的狙击之神，但是在我们接触这个题材之前，却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位狙击英雄的名字。如果究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以前那些耳熟能详的英雄的名字，大多是冲锋陷阵、舍身赴死的烈士，而像狙击手这样的角色，偷偷躲藏起来放冷枪，似乎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英雄概念。但是换个角度，如果从现代战争观念来看，现代战争中最注重的是战斗的效费比，也就是战斗的有效杀伤和弹药消耗之间的比率，战争的根本宗旨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而张桃方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极致，应该说，他丝毫不逊色于那些慷慨捐躯的英雄。他是活着的真正英雄。

为了拍摄一部反映朝鲜战争的纪录片，我们开始寻找张桃方。这个寻找过程确实费了很大力气，最初是从《兵器知识》杂志上寻找到张桃方的一则故事，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文章的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曲爱国研究员，但是他同样不知道张桃方现在的下落，甚至不知道张桃方究竟是生还是死？曲爱国只知道，张桃方当年是志愿军陆军第



苏联女狙击手柳琴科



24军战士，并且推荐我们通过部队番号查询。但是那个年代的24军，今天又属于什么部队番号呢？

费了很大力气，调查终于有了些眉目，但是部队番号涉及保密，联系电话号码无法查询。没有办法，只能在网上四处搜索，没想到却柳暗花明，发现了一篇发表在《烟台日报》上描写狙击英雄张桃方的文章，把电话打到《烟台日报》社，终于找到了文章的作者山东某驻军宣传干事，而张桃方正是这支部队原来的老团长，前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苦苦搜寻，最终在山东潍坊的一家干休所里找到了他，作者有幸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当年传奇的狙击英雄。



张桃方战场真实留影



英烈为革命献身 狙击手

在一次次的采访中，我们一步步走进传说中的这位狙击之王。张桃方具有中国农民传统的朴实气质和职业军人豪放粗犷的风度，以及与生俱来的聪明帅气，听老英雄讲到当年的豪气干云，我们都禁不住激动地要跳起来。闲

谈之余，张桃方还把脸颊上的一处伤疤指给我们看，说那是小时候淘气留下的，而打了半年的仗，身上却一处伤疤也没有。

我们一直想从张桃方这位老英雄身上挖出一些类似西方电影中

那种孤胆英雄的浪漫情怀，我们也曾试图从当下留下的军事题材作品中流行的“战争中的人性”角度去触及张桃方的内心世界，告诉读者一个真正的狙击手。



狙击坦克

是战争把他造就成一个狙击英雄。和国外的狙击手有所不同，晚年的张桃方并没有像他们一样心中背着沉重的包袱，他健康乐观地生活着，而且他从不回避当年战场上狙击作战的每一个细节。他反复强调，自己之所以能够创下曾经那么辉煌的战绩，是因为一种思想在支配自己，是这种思想指导自己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这种思想就是——自己在为保卫人民而战，为保卫祖国而战。也正因如此，他才生活得心胸坦荡。

这个回答也许会令今天的年轻人感到可笑，然而看着老人严肃的表情，我们一点也笑不出来。今天的年轻人往往在看过一些反映那个年代的军事题材影片之后，经常会讥笑其中的人物的不真实，笔者以前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影片中的英雄永远那么伟大，思想总是那么高尚，为什么他们不能有血有肉呢？直到接触到这样一位当年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我们才真正明白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英雄，一个简单的信念会让他们出生入死，在战场上无所畏惧，在极度劣势下却战无不胜，这些是他们的对手永远无法匹敌的。这一点，也许正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所需要重新唤起的。

这本纪实文学将全面讲述狙击英雄张桃方生命中一个个真实而



又传奇的故事。请读者和我们一起来重新解读、了解那个年代，那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狙击英雄神话。或许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可以从中重新领悟些什么……

引子

1953年7月27日黄昏
朝鲜半岛中部五圣山。
上甘岭597.9高地。

又是一阵近乎疯狂的炮击，整个山岭就如同身处惊涛骇浪中的小舟一般，在上下颠簸震颤。炮火的光芒映红了整个天空，以至于根本分不清夕阳的余晖究竟是在哪个方向。

黑黝黝的坑道工事内，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和烟雾。

一个大个的青瓷碗做成的灯盏，用破棉絮拧成的灯芯也在这大地的阵阵战栗中摇曳不定。那微弱的火苗似乎在每一瞬间都可能要倒下去，但是每一次还是顽强地站了起来……

几个志愿军战士警惕着倾听着外面的动静。在靠近洞口一边的岩壁上，开凿出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从这里可以不用出洞看到对面阵地的部分情况，必要时也可以不走出坑道，直接从这里瞄准射击对面暴露目标的对手。

此刻，班长聂家全正全神贯注地通过石壁上的缺口向外观察，他唯恐对面的敌人趁着炮火的掩护突发进攻。今天的炮击确实很奇怪，甚至有些突兀，因为自从进入七月以来，交战双方的谈判进入了最后阶段，在阵地前沿，交战双方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经很少见，连零零星星的狙击手的枪声都很少听到



抗美援朝形势图

了。因为谁都认为，战争也许马上就会停了。这种对于和平的猜测和想象，在双方战士心中，都曾经升起过无数次，也熄灭过无数次，总觉得这一次似乎应该是真的了，但是每一次希望之后还是必须要打起精神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前线

根据近来一段时间的观察，对面很少像以前那样进行高密度的火力覆盖。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炮火突然一下子又骤然猛烈起来，猛烈得让人难以想象。是敌人就要开始新一轮的进攻吗？莫非这一次的谈判又出了什么变故？聂家全无法想象出变故的真正原因，他所能做的是必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另外还有一点，也让大家非常奇怪，对面的炮火虽然密集猛烈，但大多数好像是漫无目标，满山遍野地轰炸毫无重点，炮弹的落点并不像以前那么集中而又有杀伤力，只要是躲在坑道内，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这一切奇怪的现象，究竟又是因为什么？难道对手只是在消耗弹药，而不求有效杀伤吗？还是对手又在酝酿什么新的作战计划？或者是敌人的主攻方向有所调整，这里只是佯攻？对此，每一个战士都大惑不解，但是谁都不敢有所松懈。

炮火好像稍稍小了一些，班长聂家全命令两个战士悄悄潜出坑道，观察一下周围的动静。其余人做好战斗准备，随时进入阵地。聂家全看了一下表，现在的时间已经接近晚上八点。天已经黑了，难道敌人也要利用夜间进攻吗？



坑道外遥遥传来一阵脚步声，脚步声很杂乱，越来越近，夹杂着沉重的喘息声。众人把目光投向洞口，那脚步越来越近，而且显得越来越急促，牵动着坑道内每一个人的心。

刚刚出去观察的两个战士背着一个浑身是血、满脸灰尘的人回来了。众人迅速围拢上来。两名战士把那个血人轻轻放在地上，大家看到，他的下半身已经被从腰部炸断，聂家全一眼认出，这个血人正是连部的通讯员小崔。

两名战士向聂家全汇报，方才出去观察的时候，交通壕已经被炸塌了一段，而就在炸开的大缺口处，发现了昏死的小崔。也许就在小崔跨入战壕的那一刹那，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

聂家全轻轻拿过水壶，向小崔的口中缓缓倒入，一点一点，他很仔细地控制着水的流速。小崔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倒进去的水还是有大部分又流了出来。聂家全在思索，这个时候，连部让小崔冒着这么猛烈的炮火赶到最前沿阵地，一定是有紧急事情，但是，究竟是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聂家全还猜不到。他留意了一下小崔的周身上下，那只随身携带的挎包已经被战火烧焦了，只剩下烧了一半的背带，小崔的一只手还紧紧扣在上面。

必须尽快把小崔救醒，才可能知道那十万火急的军令的内容。

坑道外的炮火又响了起来，只不过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猛烈了。卫生员在迅速为小崔处理着伤口，但是，因为失血过多，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鸭绿江对岸的高地上与敌人激战。